

佛音

鄭保立民生一版印行

朱恕之著

文心雕龍研究

南鄭縣立民生工廠印行

序

找一本講中國文學寫作的書籍是太難了。有之，便是文心雕龍。

我在國立西北大學講新聞學，很想找幾本書教學生寫作，但是文心雕龍而外，尙不可多得。

朱君總之，家學淵源，積很甚厚，對於文心雕龍一書，尤其深有研究。抗戰前後，積五六年工作，始成此書，讀閱一遍以後，很覺有獨到之處，與一般研究文心雕龍者并不相同。

此書內容分：總論、本質論、鑑賞論、創作論、批評論、文體論、文學史的雛形，文心雕龍的兩點重要申辯，文學與時代，文心雕龍的研究等；條分縷析，分析綜合，可稱的起是查和的功臣了。

朱君在出版以前，請我作序，我雖外行，因為很愛此書的緣故，特寫幾句介紹語於左。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許興凱于陝西城固。

文心雕龍研究自序

中國的文學批評，概括的講起來，可以說在周秦時代已經就有了端緒了。如孔子的評詩，孟子的知人論世，墨子的一言立儀。「老子的提示自然，莊子的拈出「神」字等。不過在文學觀念尚屬混沌不明的時期，這些偶爾議及的話，實在也算不了什麼文學批評。到了兩漢，文學觀念較為明晰，文學評論也較有可觀。如揚雄論賦之尚麗則，王充衡文之黜浮華；這兩部比較重要的文論。但是含有哲學批評的意味，也算不得純粹的文學批評。及至魏晉，文學觀念就更為明晰，論文之風，也盛極一時。其最著者：如曹丕的典論論文，劉勰的文心雕龍，應瑒的文鏡秘府論，裴啟的文世要，陸倕的文章流別論，李充的翰林論等。不過曹丕的典論，是一密而不同；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一辨而無當；應瑒的文論，是一華而疏略；陸倕的文論，也是一機的文獻，也還是沒有來自陳創作的經驗，不是文學批評家的口吻；至若李充的流別，李充的翰林，又一部都沒有了。直到了南朝，才將文學別於其他學術之外，於是文學性質才認識清楚。在這時不僅有了文學批評的專篇論文；而更有了文學批評的專著了。鍾嶸的詩品，劉勰的文心雕龍，就是其卓著的了。不過詩品是專論一體，未稱完善之作；其廣論衆體，苞羅宏富，敷陳詳賅，條理細密者，那就

要首推文心雕龍了。

文心雕龍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既是佔着這樣重要的地位，那麼對於這本書研討的情形是如何呢？據梁書本傳上說：「既成，未為時流所稱。」以致弄到「負書候約，狀若貨幣」。一是知文心在當時是不被重視的。及至唐宋，雖然受到劉知幾黃庭堅的青眼，幸處信的致意，但仍被一般古文家和道學家輕視的；因之惹得銷聲匿跡。一直到了明朝，才漸漸的被人注意。有樸慎的批點，梅慶生的音注，張澹洪吉甫等的注釋。迨至清朝，研究的人就更多了；其最著者，要屬黃叔琳的文心雕龍輯注了。此外當代大儒紀昀、章學誠、錢大昕，何義門等，也都予以相當的注意。近代以來，經章太炎劉師培等特別重視後，則研討者就更漸多了。李詳有文心雕龍補注，黃侃有文心雕龍札記，范文瀾先生有文心雕龍注。一些文學史和文學批評的著作，也都有著論述。此外關於文心的單篇論文，也很有幾篇呢。

綜觀彙和的文心，在當時以迄明以前，是遭到厄運的；自明以至近代，可以說是逢着幸運的。不過大都致力於注疏，很少系統的研討。——雖然在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中有着章節的簡略的論述。這樣一部空前的偉大的文學批評的專著，遭遇竟如此，實在太可惋惜了！恐不自揣，將這一部創始的文學批評的專著，分析而綜合，整個的系統的詳

細的加以研討，來寫了這一齣研究的專書。至於評論的是非，正有待於博雅呢！

我這一本書的立論，是很與劉彥和相間的：「有同乎舊談者；」「有異乎前論者；」「同乎舊者，則正是一非苟異也；」「異乎前者，那更是一非苟異也，觀自不可同也。」「同乎舊談者，就不必論；至異乎前論者，誠非標奇立異，實不能強同。如彥和的不分文筆，一般人認爲是其大病；我則以爲正當如此；不如此，彥和之文論根本就不能成立。至如其他特異之論，也是不得不然的。但無論如何是在論述彥和的文論；並不是我來作文論的；這一點是要特別聲明的。

我這本書的寫作，一部份草於七七事變以前。流亡以來，生活不安，時作時輟。又加以手頭乏書，寫作即感困難。雖然東奔西跑的去借書，但終覺不敷應用。再加上我的學識尚淺，糾纏之處，在所不免，敬希海內賢達，多所教正！

民國三十年十月朱恕之

文心雕龍研究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文心雕龍的作者

一 作者的身世

二 作者的時代

三 作者的故鄉

四 作者的朋友

五 作者的其他著作

第二節 文心雕龍的概觀

一 文心雕龍的意義

二 文心雕龍制作的原因

三 文心雕龍的內容

四 文心雕龍的要旨

五 文心雕龍著成的時期

六 文心雕龍的篇次

文心雕龍研究目錄

第一章 本質論.....一

第一節 文學的定義

第二節 文學自然說

第三節 文質兼重論

第四節 文主抒情

第五節 文貴創造

第六節 文本雕飾

第七節 自然音律說

第二章 鑑賞論.....二三

第一節 觀文心

第二節 見異采

第三節 讀作法

第四章 創作論.....二七

文 第一節 創作的準備

- 第二節 構思的方法
- 第三節 論字句篇章
- 第四節 風骨的並重
- 第五節 才性的關係
- 第六節 藻飾的必要
- 第七節 和譜的音律
- 第八節 作文的戒忌

第五章

批評論

- 第一節 批評的圍蔽
- 第二節 批評的標準
- 第三節 批評家的修養

第六章

文體論

- 第一節 文體的淵源
- 第二節 文體的類別
- 第三節 文體的意義與變遷

文心雕龍研究目錄

文心雕龍研究目錄

四

第四節 文體之體用

第五節 文體之代表作的品評

第六節 文體之相互關係

第七章 文學史的雛形……………五五

第一節 唐虞夏商周文學

第二節 戰國文學

第三節 兩漢文學

第四節 魏晉文學

第五節 宋文學

第八章 文心雕龍的兩點重要申辯……………六一

第一節 關於文以載道

第二節 關於文筆

第九章 文學與時代……………七一

第十章	文必離龍的研究·····	七五
第十一章	結論·····	七九

文心雕龍研究

第一章 總論

第一節 文心雕龍的作者

一 作者的身世

彥和的身世，因了文獻的不足，是很難知其詳細的。我們現在來考究他，所能根據的，祇有梁書和南史；不過南史又是抄撮梁書的。僅就了這一點點史實，把他的身世，略述如下：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因為他世居京口，所以彥和是生長在京口的。——京口就屬現在江蘇的丹徒縣。他的門第，是累世為官的。他的高祖爽，做過山陰令，曾祖仲道，做過餘姚令，伯祖秀之，做過司徒之職。父親尚，也做過越騎校尉。不過到了他生下來時候，家道就中落了。他的父親又早死，以致弄得家道很窮，跟着沙門僧佑同居

；但因此却博通了佛典。爲了家貧和事佛的關係，也沒有娶妻。當時的文學作風，是專尙雕琢，他深表不滿；於是就作成一部文心雕龍，要來矯正這文弊。不過書成了以後，未爲時流所稱。他很不心服，就想請當代的文豪沈約去嚙定，不過他無門可入；於是就裝作賣書人，侯約出時，獻給約看。約看了以後，很是賞識，說是一「深得文理。」梁天監初年，他做了臨川王蕭宏的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後來又升到步兵校尉，仍兼東宮通事舍人，那時很被昭明太子愛接。出爲太末令，政聲也很好。因爲他常與沙門僧佑等研討佛經的關係，他的文章，是很長於佛理的。因此當時的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多半是出自彥和手筆的，晚年奉詔與慧震沙門在定林寺撰經，撰成以後，燒去鬚髮，要求出家，得詔允許；他就變服爲僧，改名慧地，後來不久就死去了。

二 作者的時代

當齊梁的時候，文學可說是極盛了。在上者都是愛好文學而竭力倡導的：如宋文帝的雅好文章；武帝的才藻峻美；齊高帝的博學能文；梁武帝的崇尚文藝；至若昭明的獨標「沈思翰藻」，文帝的揭櫫「綺縠紛披」，那更是其較着的了。在上者既是這樣的重文，於是乎「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了。

當時的一般文士，大都是因了中原沸亂，而流寓江左的。同時又見到內亂的頻仍，

君臣的篡奪，猶生救死之不遑。那裏還有經邦濟國的大志呢！於是相率到文苑藝圃裏。想找一點安慰。這時復值在上者的竭力倡導，於是就正合心意的都跑到文學的園地裏來了。如晉宋之際的陶淵明湯惠休，宋時的顏延之謝靈運，齊時的王融謝朓，梁時的沈約江淹；可說是濟濟稱盛了。

復次，自晉宋以來，佛學的研究也是很盛的。如齊竟陵王蕭子良之研討佛學，瑯琊王僧虔之敘述佛書，梁武帝之捨身事佛，昭明太子之喜好談玄；這都是一些有權勢者喜尚佛學的表見；至如一般文人，如謝靈運，顏延之，周顒、孔稚圭等；也都是究心佛典，敘論佛書的。

因了朝野那樣的重視文藝，甚至竟弄到「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彥和覺得這樣的「文繡鞞脫，」實在是一離本彌甚；「於是爲了矯正這種過甚的雕琢的文弊，就來創製文心雕龍。同時又因了佛學這樣的盛行，他又與沙門僧佑同居的緣故；以至「博通經論，區別部類。」這就更使他成功了這一部編製極有條理極有組織的偉著——文心雕龍。

三 作者的故鄉

據梁書本傳上說：彥和是東莞蒼梧人，世居京口的，——京口就屬現在的江蘇丹徒縣

總論

四

，地處江左，氣候溫和，山川秀媚，景物幽絕。彥和終日處在這「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的環境裏，無怪他能够領略「林壑清靜，澗如琴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鏗」的自然的美文呢！

四 作者的朋好

禮記上說：「獨學而無友，孤陋而寡聞。」可見友朋對於學問的幫助是很大的。據梁書本傳上說：「颺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佑居。」可知彥和總角的朋友，就是一個和尚了。因了常與這個和尚在一起的關係，後來居然「博通經論，區別部類。」這不但使他能够深通了佛學，並且幫助他成功了一部組織極有條理的偉著——文心雕龍。至於後來一深被昭明太子愛接，「又邀得沈約的賞識，他的文學的研討，就更有不少的進益了。」

五 作者的其他著作

彥和除了他的代表作——文心雕龍外，尚有其他著述的。

梁書本傳上說：

颺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佑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經藏，颺所定也。

又說：

總爲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各僧碑誌，必請總製文。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

可知當時經典的序錄，名僧碑誌的撰作，有不少的是出自彥和手筆的。不過無關本書的研討，也就不煩詳論了。

第二節 文心雕龍的概觀

一 文心雕龍的意義

書名「文心雕龍」。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要想明了牠，必須先知道什麼叫做「文心」？什麼叫做「雕龍」？然後這個命名，自然就清楚了。

彥和在序志篇說：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

這是很簡明的說出，「文心」就是講作文怎樣用心的；換一句話說：也就是現在所謂「文章作法」的意思了。

「雕龍」是什麼意思呢？又在序志篇說：

總論

古來文章，以雕鐫成體。豈取騷爽之羣言雕龍也。

彥和洞察古來的文章，都是「雕鐫成體」的。如易經是「旨遠辭文」的，詩經是「藻辭譎喻」的；所以他主張，文章是應該繁飾的。不過他並不贊成刻意雕飾「采濫辭麗」的。他又恐怕一般人誤解他用「雕龍」的意義，所以他特別聲明並不是如騷爽等之專求藻飾雕鏤龍文的意思呢。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文心」也就是「文章作法」的意思；至於再標出「雕龍」，我以為：一則是表示他也注重雕飾的意思；再則為符合他的駢儷的文辭；三則為使當時一般競尚辭體的人們的注意，進而得遂其變革文學的主張罷了！

二 文心雕龍制作的原因

劉彥和為甚麼制作文心雕龍呢？這可分做消極的原因和積極的原因。

甲 消極的原因

消極的原因，又有兩點。

一、彥和之作文心雕龍，是打算「成一家之言」存着名山事業的念頭的。序志篇

說：

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

，制作而已。

他覺得要想「騰龍飛寶」，「名踰金石之堅」，最好是著作了。

2. 自魏晉以來，評論文章的人，可說是不少。但多半是「各照隅隙，鮮觀衢路」的。觀彥和於序志篇說：「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並未嘗振集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彥和既不滿意於當時雕琢的文弊，而文學批評者又是這樣的「隔靴搔癢」；於是出於不得已就不能不做這探本尋源抉擇其要的工作了。

乙、積極的原因

以上兩點，實際說起來，不過是促成彥和制作文心雕龍的動機；至於主要的原因，還是爲了不滿意當時雕琢藻飾的風氣。由於時序篇「暨皇齊馭寶」的話，我們可以證明彥和之作文心是在齊朝的。那麼當時的作風；究竟是怎樣呢？

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說：

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釋，託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至迂回，宜登公宴，本非準的；而疏慢團緩，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次則緝比事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識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惟觀學例，頓失精采。……次則發唱驚挺，操

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

隋書李諤傳說：

江左齊梁，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

齊梁「雕藻淫豔」的作風，由此已經可見一般，而彥和在文心中，更有着詳切的說明：

明詩篇說：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

定勢篇說：

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

情采篇說：

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靡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疏，逐文之篇愈盛。

養氣篇說：

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弊，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

物色篇說：

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狀切，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即字而知時也。

由上觀之，我們可以看出齊梁的作風，是一「爭光鬻采」的，「文貴形似」的，「逐奇而失正」的，「淫靡而煩濫」的。彥和對於當時的作風不但於各篇有着這些詳明的敘述，而於序志篇更有着扼要的言辭的。序志篇說：

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尙畫，文繡鑿悅，離本彌甚，遂將訛濫。……於是擗筆和墨，乃始論文。

彥和因爲實在不滿意於這種「文繡鑿悅，離本彌甚」的作風；於是才「擗筆和墨」來作文心雕龍，以矯正「習華隨侈，流遁忘返」的文弊。不過他並不是主張完全不用藻飾的。他在序志篇說：「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又在夸飾篇說：「文辭所被，夸飾恆存」。所以他主張文章是應該雕飾的，不過要「飾窮其要」去其「甚泰」罷了！

三 文心雕龍的內容

章實齋說：「文心體大而虛周。」但牠的內容究竟包含一些什麼呢？這我們可以看他自己的說明。序志篇說：

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賦。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紱筆，則固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剖情析采，籠圈條貫，攝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昭恨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於序志，以馭羣篇。上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這對於他的書，已經使我們得到一個自瞰，而四庫提要更有着扼要的說明：

其書原道以下二十五篇，論文章體製；神思以下二十四篇，論文章工拙；合序志一篇爲五十篇。

一部文心，自大體上觀之；上篇二十五篇，論文學的原理及文體的變遷；下篇前二十四篇，論創作的方法，末一篇只算是自序了。

四 文心雕龍的要旨

文心雕龍，是「敷陳詳駁」，「引證豐饒」，「紛綸葳蕤」，「苞羅羣籍」的。那麼牠的專旨可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反對當時過甚的雕琢的作風。序志篇說：

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尙畫，文繡繁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於是擗筆和墨，乃始論文。

這是很顯明的表示他不滿意於當時「文繡繁悅，離本彌甚」的雕琢的作風的；不過他並不是主張完全不用藻飾的。所以他在序志篇說：「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也承認文章是應該雕飾的，不過不要刻意雕飾，要去其「甚泰」罷了。

五 文心雕龍著成的時期

文心雕龍這本書，現在都題梁劉勰撰。但究竟是不是成於梁時呢？這很值得我們研討。而考證最精覈的，要屬清劉毓松的書文心雕龍後了。

茲本諸劉氏的考證，參以他說，再酌加己見，將書成於齊——且在齊末的證據，錄次如下：

梁書本傳上說：「書成，未爲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這是沈約貴顯時可知，而沈約在和帝時才貴顯，書成於齊末主和帝時，此證一；時序篇有「皇齊取寶」的話，全書自唐虞至劉宋，都只舉代名，獨於齊齊加一「皇」字，此證二；時序

於齊王，皆稱祖稱宗，與魏晉諸主稱識號而不稱廟號者不同，而齊第五主明帝，篇中已稱為宗，此後只有在位三年的東昏侯及一年的和帝了。齊末始成書，此證三：明詩篇論詩的變遷，止論到劉宋。才略篇也說：「夫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置序。」這也可明書成於齊，此證四：由此我們斷定彥和的文心，成於齊時——且在齊末，這大致是不會錯的。至於現在的本子題梁劉勰撰，那就是後人追題的了。

六 文心雕龍的篇次

文心雕龍是一部編製極有條理的古書。但書中也有排次失常的地方；有的人認為是整理的工夫欠周到，我覺得這是不應該歸罪於彥和的；因為他的編製，已經在序志篇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蓋文心之作也，……上篇以上，綱領明矣。……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這是說明他這部書共五十篇，分為上下二篇。至於再把牠分為十卷，那就是「畫蛇添足」了。

時序篇是總論其勢，才略篇是各論其人，兩篇體例相同，是應當連接的，但中間却加入物色一篇，顯然是不倫不類。不過原書既經後人分為十卷，這種編排凌亂的地方，是不能盡怪彥和的。至於隱秀一篇的殘闕妄補，更是不能解彥和了。

第二章 本質論

第一節 文學的定義

文心雕龍是一部文學批評的偉著，但是我們要想了解牠，首先的就要看作者——劉勰和對於文學有着怎樣的見解；換一句話說：也就是對於文學曾下了什麼樣的定義，要在全書中找一條明確的定義，這是找不到的。不過我們綜合他全書中對於文學上幾點重要的見解，來推斷他的文學的義界，這還是可以的。

原道篇說：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輔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箏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鍾；故形

立則章成矣，鬱發則文生矣。夫以無情之物，鑿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爲文歟？彥和既認爲「形立則章成，鬱發則文生」，可知他之所謂文，範圍是很廣的。也可以說：凡有聲調，有色采，都可以謂之文的。至於我們人之文呢？他是一心住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這也就是說：語言文字所表現，就是文章。不過這人之文與動植物品之文究竟有什麼不同呢？這他在情義篇上解釋的是很清楚的。

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所謂「人之文」，就是「情文」。我們的文章，是應該抒寫情感的。並不同於「形文」與「聲文」祇有音調的鏗鏘與色采的奧綺呢！

不過彥和之所謂「情文」，意義是較廣的。一方面固然是指的情感，而一方面也包括思想。看他在體性篇說：「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潛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又附會篇說：「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擣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經思之恆數也。」曰情。曰理，曰情志，曰事義；這都涵蓋在「情文」之內的。

彥和固然表明「人之文」要是「情文」，但是並不是不借重「形文」與「聲文」的。他知道，文學不但應該要有內容——情感與思想，而且也需要注重形式——聲調與色

采。關於此，在隨會篇更有着詳切的說明。

天才最學文，宜正休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

是知文學當以「情志」「思想」爲要質，然後再加上辭藻的儼藻，和協的音韻，就可以達到文學至美的境界了。

但是我們在表見的時候，還有應該要注意的事，就是要順其自然。他已經在原道篇說：「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爍壁，以垂臨天之象；山川煥綺，以備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又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又說：「傍及萬品，動植皆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明詩篇也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魏氣篇也說：「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由此可知我們在寫作的時候，不要刻意雕飾，應當自然的抒寫的。

綜合以上彥和對於文學上幾點重要的見解，現在來替他下一個文學的定義：有色采，有聲調，有情志，有思想，把牠們自然的表達出來；這就是文學。這固然不敢說恰合彥和的意旨，但他對於文學的主旨，大概是不外乎此罷！

第二節 文學自然說

本 質 論

在劉彥和的時代，是一爭光鬻米——「浮麗煩濫」的文風最盛行的時期。但彥和對於這種作風是深表不滿的，因此他爲了矯正這種文弊，就提出了文學自然的卓論。他深知道文學是應該「雕鐫」的，但是並不需要「鑽爾過分」的「穿鑿取新」，「銷鑠精胆」的「雕瀟淫麗」。無論情志的表達，詞藻的修飾，聲調的和協，都須要順其自然的。彥和這種主要的文學觀，差不多在全書中隨時都透露着，而最顯著的，有下列幾篇：

原道篇說：

夫玄實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燁燁，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備麗地之形；
——此蓋道之文也。

又說：

榜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似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

天地的綺麗，動植的華美，大自然界一切的「文」，都是出於「自然」的，並不是出自「畫工」「錦匠」之手的。至於我們「人之文」呢？

原道篇說：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明詩篇說：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我們的創作文學，是由於心生言立，言立文明的。或是受了外物的感動，因而「指海性特，形諸舞詠。」這完全是出於自然的。

文學既然是對於自然的表見，當然就不應該過甚的雕琢了。所以情采篇說：

夫鉛黛所以飾容，而附情生於激委；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起；此立文之本源也。

朱粉不過是增其妍媚的；詞藻不過是美其文章的；若如無鹽，而澹施脂粒，是令人欲嘔的；文乏情志，而「雕畫奇辭，」是「強求失辭」的。所以文學當以情志為本。至於文辭，固然不能不修飾，但是不應有意雕飾，而應當合乎自然的。

第三節 文質兼重論

彥和既主張文以情志為本，又主張文本雕飾；所以他是一個文質兼重論者。他的文學評論，就是以此為準繩的。關於這種見解，最顯著而又最緊要的要算是情采篇的語了。

夫水性澁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華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鄙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

草木的豪華，有賴於樹幹的堅實；虎豹的雄偉，繫藉着炳蔚的毛皮，情志的表達，關涉於辭句的精華；文辭的豐盈，依存於文章骨髓。如果是一疋義匪傑，「或者是一風骨乏柔，」都稱不起是優美的。所以他又在情辭篇說：

夫能設模以攸理，操端以履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攝藻，使文不滅質，博不瀆心，正氣迴乎朱墨，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我們固然不應該「文勝質」的，但也不必須「質勝文」的；我們是應該「文質彬彬」的，期於乎質文之間」的。

第四節 文主抒情

他爲了矯正當時「采藻遺文」的作風，提倡抒情的文學。淺和深明「情志」是文學最主要的要素的。他在情辭篇說：

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適合章之玉璫，垂文之金科矣。

情辭篇說：

况乎文章，進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戀？

體性篇說：

辭爲膚葉，志實骨髓。

所以文學的創作，主要的就在發揮真實的情感。至於修飾，不過是修飾語句的罷了。關於此，在修辭篇還有更詳細的理論。

夫鉛黛所以飾容，而時情至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時情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辭正而後文成，理定而後言對；此立文之本源也。

我們應該發抒鬱陶的「爲情而造文」；不當無病呻吟的「爲文而造情」。我們的寫作，應當是「要約而寫真」；不當是「淫麗而頹瀟」。所以「沉吟鋪敘，莫先於骨」；「要思善」雕琢其章，「就應當先想一想要沒有真實的情感。如果是一「繁采寡情」，那就「要」味之必厭」了。

第五節 文貴創造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者，就在於他有所創作——雖然對於前代不能不有所因循。查和對於這種道理是很清楚的。他在物色篇說：

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

歷代成名的文家學家，沒有不是有所創革的。但在查和時代的一般文人是怎樣呢？他們祇知道「循環相因」的「從質及訛」，而不知道「參伍因革」的「自新其業」；「所以查和就不得不提倡創造的文學了。

通變篇說：

文辭氣力，通變則久。

又說：

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時發其精闢，繼而紀而歸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潛遠思，從容按節，凝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鱗，光若長燄之振翼，運顯隱之文矣。若乃離於偏解，於聲字一致。此庭間之題職，豈萬里之逸步哉？

所以應該「凝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後來創造文學，不當陳陳相因弄到「文理之數盡」
「啊！」

第六節 文本雕飾

彦和雖然不滿意當時雕琢的作風，但是並不是完全不用藻飾的；因為他洞察古來的文章，大都是辭藻流美的。序志篇說：

古來文章，以雕飾成體。

情采篇說：

瓊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

夸飾篇說

文辭所被，夸飾恆存。

既名曰「文章」，根本就應該是雕藻的。所以古來的辭章，沒有不是綉麗的。如易經是「旨遠辭文」的，詩經是「深詞論喻」的。文章的應該雕飾是對的。但是並不需要刻意的「雕畫奇詭」，「信筆的」采濫辭詭，「彥和是主張文學自然的，文質兼重的。所以他對於當時違反自然的過甚雕琢，重文經質的畸形發展，是不能不有所論述的。」

第七節 自然音律說

彥和既主張自然，怎麼又講求音律呢？這倒是不足驚怪的，因為他主張文學是應該有聲調的，並且又提倡文學自然說的；所以他的講求音律，是自然的音律，並不同於沈約的四聲八病的說法呢！

聲律篇說：

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搗文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韻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

又說：

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句。

由此可知彥和所講的音律；祇是「和律」。那就是要着字句的是否流暢，音調的是否和諧，在吟詠或讀之間來分辨牠的「聲韻」與「調和」，所以創作文學，是應該力求語句之自然，聲調之和諧，要如同「林鐘清濁」之「調和」，「以石」之「韻」之「和若珠璣」。那自然就可以達到「聲轉於吻，玲洽如振玉；辭靡於耳，繁縟如貫珠」了。

至若因為彥和談到「雙聲」與「疊韻」，就認為他的音律說完全同於沈約，則我覺得並不盡然。若說是爲了邀取時人的賞識，那倒是有之的哩！

第三章 鑑賞論

第一節 觀文心

創作文學，就是要藉着文辭來表達自己的情意的。這就是把內心的蘊藏而表露於外，將無形而使之具諸有形。彥和對於這種道理是很清楚說。體無精說：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

又說：

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

文學的發見，既是由內而至於外，由隱而至於顯，那末我們鑑賞文學的時候，當然要按着這條路線進行而觀察了，那就是要從外而至於內，由文辭而達於作品的深處，彥和對於這種鑑賞文學的方法，在知音篇裏說得是很明白的。

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以文以入情，辭源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觀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

所以我們鑑賞文學，應該「披文入情」「沿波討源」「從文章於深處而觀察作者的用心

。千萬不要只顧吟味詞藻的華麗，而落得「深廣淺售」啊！

第二節 見異采

鑑賞文學，要獲得深刻的了解，那非對於文學有相當的素養是不可的。不然，不是一知半解的得其皮毛；便是人云亦云的而無所自明。所以我們在鑑賞文學的時候，是應該著思窮幽的仔細的去觀察文學作品的核心，不當一味的祇信任一般評論者的意見，遂和於知音篇說：

夫志在山水，翠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穠將焉匿？故心心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繁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鑒之迷者，深廣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鶴，宋玉所以傷白雲也。昔屈平有言：「文質誠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唯知音耳。

對於文學要是有了一定的素養，文學作品是不難達到深刻的了解的。「然而俗鑒之迷者，一因為自己沒有見識，又祇好人云亦云；以至弄得「深廣淺售」。所以我們要應棄衆人之淺見，而尋求深刻的了解；要拋却衆人之所同，而能夠自識其異。但所謂異，並不是標奇立異，詭辭動人；只是在探求文章之蘊奧與作者之用心而已。我們要是真能「一深識蘊奧，」而看出文章之「異采」，鑑賞之道，可說是一「思過半矣」了。

第三節 識作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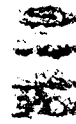
鑑賞文學，不但可以增進學識，啓發思想；而更可以學得文章作法。蓋對於辨駁篇說：

是以枚賈追風以入職，馬揚沿沙而得奇，其衣被於人，非一代也。

又說：

故才高者難其鴻裁，中巧者難其鑿辭，吟詠以爲詩，多由賦。若其辭賦以備雅馴，體辭以效楚辭，則奇而不失其美，則雅而可以驅辭力，蓋難可求其致；亦不復乞靈於其辭，假其辭以爲辭也。

所以我們鑑賞文學，不當祇吟味其「鑿辭」，是應該細察其「鴻裁」的，能够潛心於各篇，詳察其體製與方法，臨文時雖不能如「仲宣舉筆似宿構」，但也絕不至如「相如各筆而腐毫」了。



第四章 創作論

第一節 創作的準備

創作固然貴乎方法，但是若沒有豐富的學識，祇知道一些方法，直等於說食數寶，一樣的作不出好文章。所以彥和說：「積學以博寶，」「博見爲饒貧之福，」可見多讀是創作的先決條件了。

彥和所謂的博見洽聞，就是要通乎經、史、子、集的，他在宗經篇說：

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鑿窟，兼海而爲鹽也。

所以我們要通乎經，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不但是要讀羣經，即連緯書也當一覽的；因爲是「縱經橫典，兩有於心」的。

通經固然是重要條件，而後之史、子、集，更爲重要。

至於辭繁句雜之術，雖有諸書，然其法不一，品物事類之繁，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

可見讀史，不但使我們能够「居今識古，」而無形，且是許多作文的方法了。
彥和又在諸子篇說：

然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校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然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眺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竣而言練；列禦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奮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鋪；荀悅陸績，義發深言；鬼谷渺渺，每環奧義；情辭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姿；商到並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鑿遠而博周；淮南汎汎而文麗；斯世得百氏之華采，而得氣（疑脫）文之大略也。

若能得諸子爲文之術，不但「理豐而辭雅」，且可以「氣偉而采奇。」這樣就可以作到華實並茂，文資兼重的地步了。

至於「藝術之子，博雅之人」的一些著述，也都是應該涉獵的；因爲是包羅萬有，資文互見。情理兼采，有助文章的。

綜上以觀，彥和又在風骨篇說：

若夫鑄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穿甲新意，雕畫奇辭。

我們要是能够通經治史，明子部集，語夫創作，可說是有了根基了。

第二節 構思的方法

創作文學，不能沒有文思，博學固然是有助於文思，但是若不懂得構思的方法，仍然是思緒紛繁，不知從何處說起的。所以查和在神思篇說：

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雖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馳矣。

文思枯窘，固然是臨文苦慮；但是「萬塗競萌」，更是莫知所措。所以我們要想汨汨的文思，能够奔赴於腕下，那就要懂得構思的方法了。神思篇說：

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澗五臟，澡雪精神。

養氣篇說：

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必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曠。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道進以針勞，談笑以藥飲；常垂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及發如新，澹然無滯；雖非胎息之選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所以我們在構思的時候，最要緊的就是要神志清醒，身心和泰，然後才能抒寫情志。如果是心緒煩亂，氣滯神昏，絕對寫不出好文章的。「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為臨文時

必備的條件；「煩而即捨，勿使壅滯，」也是屬筆時應有的戒忌；所以我們應該是「無擾文慮，鑿此精爽，」「意得則句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的。

第三節 論字句篇章

我們寫作文章，是由字而句，由句而章，由章而篇的。產和篇此四者極關切，並且把牠們的關係，說得也是最為精確的。茲把篇說：

章之立言，固字而後句，句而後章，章而後篇，篇之屬類，章無從也；章之屬類，句無從也，句無從也，字無從也。

可見字句章篇的關係是極密切的。這在古人對於文字有三下：

I. 原字

產和論用字是有一個原則的。他在緣字篇說：

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趨舍之間，不可不察。

作文用字，以「世所同曉」者為準，「時所共棄」者不用；這雖是解是很對的。因為現在我們的提倡簡字，也就是根據這種道理的。顧炎武說的好，「以今日之趨為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為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

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用字不求時用而求古，不但不能算是踴躍，而反倒正顯着浮淺呢！

用字既然要「世所同曉」，那麼臨文擇字就要有所適從了。所以他又在練子篇說：

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這本來是論駢文之擇字的，但是這第一點「避詭異」，是無論駢散都有關的，因為既然是求其「同曉」，當然就應該「避詭異」了。

至於論虛助字，也是很切實的。章句篇說：

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辭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

文言之「之、乎、者、也」，語體之「的、麼、了、呢」，看來似乎是沒有多大關係，而情志的表達，很有賴於這些字呢！

2. 造句

彥和之論造句，是個重駢文的。看他在章句篇說：

若夫繁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

應機之權節也。

這完全是論駢文的造句的。不過他論造句的準則，是要求其「清英」的。要求字句的清
晰英華，最重要的就是不支不蔓。鎔裁篇說：

句有可削，足見其諫；字不得減，乃知其密。

所以在作文時，不必要的字句，必須刪去，以免支蔓。不過不要因為刪繁而失却原意。
鎔裁篇又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要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可」了。

定章

一章雖然是一篇的一部分，實際就等於一篇的縮小；其寫作並不比一篇容易。所以
彦和說：「改章難於造篇。」那麼要想做到一章之明瞭，一應該怎樣呢？章句篇說：

然章句在篇，如附之新編。原始要終，體必經攷。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
筆之言，追據前創之旨。故絕外文綺交，內義脈注，附之相銜，首尾一體。

因為是一章總一觀，所以任寫一段文章的時候，必須前後照應，「首尾一體。」不但
形式上要有適當的聯絡，並且意義上要能夠貫串，是所謂「外文綺交，內義脈注」了。
文章是「積章而成篇」的，那麼寫章是頗有關係，那當然就能做到「篇之彪炳」了。

因等是一積章而成篇，「所以篇的體統，就比章複雜的多了。綱領的提挈，條目的分析，前後的呼應，中間的聯絡？都須要縝密的結構。不然，不是立言矛盾，便是繁雜失統，所以意和附會篇說：

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派，理枝者循幹。是以附會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乘理雖窮，而無倒置之弊；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挾陽而出條，順陰而履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謀變而易貌，射者儀空而失精，銳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宜諒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舉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

又在銘義篇說：

是以草創鳴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

當命篇的時候，無論頭緒如何的紛繁，章節如何的瑣細，要能做到「首尾周密，表裏一體，」那自然就能達到「篇之彪炳」的地步了。

「篇之彪炳，」有賴於「章之明隱；」「章之明隱，」有關乎「句之清英；」「句之清英，」則又基於「字不安；」所以是「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了。

第四節 風骨的並重

彥和論文，提出了「風」「骨」兩個字。但什麼是「風」，什麼是「骨」呢？「風

骨篇說：

結言端直，則文骨峻焉；意氣峻爽，則文風清焉。

又說：

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

體性篇說：

辭為磨瑩，志實骨體。

附會篇說：

夫才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為神明，華義為骨體，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

是知彥和所謂「骨」，就指的「情志」與「事義」，——也就是「情感」與「思想」。當創作的時候，最主要的就是要有情感和思想，這本是文學的骨幹。彥和之名為「骨」，是很適當的。舍此骨幹，絕難構成優美的文學。所以彥和說：「凡吟誦，莫先於骨」。

文章的骨髓，固然是「情感」和「思想」，但情意的表達，有賴於文章上的氣勢。是以「綴辭裁篇，務使守氣。」這「文氣」就是彦和之所謂「風」了。所以他說：「深乎風者，述情必顯。」又說：「情與氣俱。」要想做到情意的傳達，那就要看文氣的如何了。

由上可知，「骨」就是「情感」和「思想」，「風」就是「文氣」。所以當創作的時候，必須要有「骨」，而也須要明乎「風」的。至若黃季剛謂「風即文意，骨即文辭」，實在是大誤解了。

既然是「風」即「文氣」，而「風」又極其有關於「骨」，那麼我們應該怎樣的去研求氣呢？

文章上的氣勢，實有關於人的精氣的。在氣舒神清之時，是文思汨汨，氣機流暢；但在神昏氣衰之時，則思緒繁雜，文氣遲滯；所以要想文章的氣勢充暢，就必須先要養氣。彦和於養氣篇說：

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體虛過勞，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無平于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

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顯。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靈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鬱；常尋閑於才鋒，買餘於文勇，使及發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逸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所以爲文要想「理融而情暢」，是應該「清和其心，調暢其氣」，「從容率情，優柔適會」的，不當「銷鑠精胆，蹙迫和氣」的。

文氣固然是由於發氣可以奏效，但文章上的氣勢，是大氣磅礴呢？還是跌宕照章呢？關於此，彥和說的是很明切的。定勢篇說：

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

文章的氣勢，是有剛有柔的，並不一定「壯言慷慨」才稱的起氣勢的。臨文時，當剛則剛，當柔則柔，是要相機而定的。所以彥和又在定勢篇說：

然淵乎文者，並總羣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

剛柔的文氣，既然重任隨時適用，那麼就不應該刻意造作了。於是彥和又在定勢篇說：

勢者，乘利而爲制也。如機發矢直，淵曲淵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闢，其勢也。

自轉；方者短率，其勢與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創作家的養氣，固然是要「牽志委和」，「從容率情」；而文章上的氣勢，也須要即隨成勢，順其自然的。

第五節 才性的關係

優美的文學作品，差不多都是自我的表見。是知創作與個性是極其有關係的。彥和於體性篇說：

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辨情性。

又說；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潛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

文學作風的不同，大半由於個人的才性。彥和因內而符外的話，是很有見地的。他又據此，悉考驗古今的文士。體性篇說：

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俊而辭溢；子雲沈澁，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適，故虛周而藻密；仲宣驥銳，故顯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激；嗣宗淑慤，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備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於重，故

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寶，才氣之大略哉！

由此十足的可以證明才性與創作的關切。至於才略篇之專論個性，就更是詳盡的了。

雖然說是什麼性格，就有什麼表見；不過才性有偏，是可以藉學習來補救的。因之
彥和又在體性篇說：

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絲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
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適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
相成。故宜慕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所以創作文學，應該一「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自然就可以作對齊文章了。

第六節 藻飾的必要

彥和因為見到「古來文章，以雕琢成質，」所以他主張創作文學應該雕飾的。創製
篇說：

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迴布於麻，雖云未費，抒翰獻功，煥然乃
珍。

布與麻的質量，雖然是相等的，但是牠既加上抒翰織機工夫，就顯得細密光彩得多了。
文章也是這個樣子的，有時候字句雖然顯得拙劣，但裏面却含着巧妙的意義；有時候

事情很平凡，但裏面却蘊藏着很新的意思；這巧義的表達，新意的透露，就要看詞句修飾的如何了。所以彥和說：「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要想把情意能够很完美的表達的出來，那就應該用很巧妙的言辭了。

文章固然是應該藻飾的，但是不必須過甚的雕琢的。夸飾篇說：

然飾窮其要，則心聲聳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剪揚賦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月以氣作文學，應該力求字句之自然流美，很巧妙的達出情意；不當「灑辭鑄思，」
「雕辭奇辭」的。

第七節 和諧的音律

彥和於原道篇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可知文章是代表言語的。所以他又在聲律篇說：「故言語者，文章口口關鍵，神明樞機。吐納律呂，唇吻而已。」言語是有高下疾徐的，所以文章也應該有抑揚頓挫的。這種和諧的音調，是完全出於自然的。如果違背了這種自然和諧的音律，那就是「文家之吃」的。聲律篇說：

夫吃文爲患，生於好說，逐漸趣異，故喉唇糾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累累如貫珠矣。

勝以一聲書妍蚩，「在吟詠風誦之間是可以辨認的。因之創作文學，應力求聲韻的和諧，合乎自然的音律就是了，若說彥和的音律說，完全同符於沈約的四聲八病，那我覺得是未盡然的。

第八節 作文的戒忌

彥和於指瑕篇說：「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藻才與爽迅，或精思以嚴密，而虛動難圓，鮮無瑕病。」誠然因了「虛動難圓」，是「鮮無瑕病」的。不過那極其顯着而重大的毛病，是不能不戒忌的。因之彥和在指瑕篇提出了數點；其較重要者有四：

I. 不可字義依稀

寫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字義明確。如果是字義模糊，那就可以弄到「差之一毫，謬以千里」的。所以彥和說：

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宜。而晉末篇章，依稀其旨，始有實際奇至之言，終無撫叩酬酢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為情。夫實訓錫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屬領似如可辨，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宋禮才英，未之感改，習染成俗，非一朝

也。

字義的應當明確，是很對的。不過「賞」字在說文，是作「賜有功」解；「撫」字在廣雅作「持」解，彥和所論，似難得確解。至若晉末之「解識」曰「頓悟」，「契合」曰「會心」，譽人如「亭亭直上」，「羅羅清疎」等，實在是義欠分明的。

2. 不可文意失當

文義是應該求其適切，不可牽強失當的。不可爲了辭句的流麗，而來生吞活剝；更不可爲了創作麗辭，而弄出「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的笑話。所以彥和說：

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淨輕。」淨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在君權最重的時候，而用輕狂的蝴蝶來贊頌；在禮教尊嚴的時代，悲內兄而用「感口澤」；這顯然是義辭失當了。

3. 不可比擬不類

創作論

文用比喻，就是爲求文意的明顯而有力。但欲做到這一步，就非用此適切不可。如「螟蛉以類教誨，蝴蝶以爲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席卷以方志固」，這些比喻，都是很適切的。但「若則鵠類鷺，則無所取焉。」所以產和說：

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黃虜；向秀之賦釋生，方罪於寧斯；與其失也，雖寧僭無濫，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

用比本來是「以切至爲貴」的，如果沒有適切的比喻時，最好是「寧僭無濫」的。

4. 不可掠人之美

作文是應該「自鑄偉辭」，不當僭竊別人的辭句的。產和說：

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掠人美辭，以爲己力，實玉大弓，終非其有，全篇則揚篋，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矣。

竊取古辭，是輕薄無行；僭竊時說，是自招尤咎；甚如我們寫作是不應該掠人之美。

第五章 批評論

第一節 批評的困難

評論文學，是很難確切允當的。推求其所以然之故，最重要的就是有所困難。遂和於此，提出了三點重要的見解：

I. 貴古賤今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古代的作品並不一定比現代的優美。所以批評文學不當以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的。知音篇說：

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想思也。昔鍾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輕因而馬輕，豈不明察同時之難哉……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

所以評論文學，是當以作品本身爲對象，不當以古今而分軒輊的。

2. 崇己抑人

魏文帝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可見一般人都是一自見而明于他人的。因

之是「家有弊帚，享之千金。」而他人的作品，總不免「白璧微瑕」的。知音篇說：

至於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辨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潘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才實鴻懿，而崇已抑人者，班曹是也。

尙書上說：「滿招損，誦受益。」對於論文，也應該持這種態度的，無論自己的文章比別人高明不高明，是不應該妄自誇誇的；要是自己的才能不逮於作者的時候，那更是不當隨便詆訶了。

3. 信僞迷真

當批評文學作品的時候，——尤其是古代的，最要緊的就是要能辨別真僞，不然以僞亂真，不但不能立論，而更顯出自己識見的淺陋了。知音篇說：

至如君卿唇音，而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詬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賢博徒，輕言負誣；况乎文士，可妄談哉……學不逮文，而信僞迷真者，樓護是也。

在自己的能力不能識辨作品真僞的時候，是不可隨意妄談的。

第二節 批評的標準

彥和不但消極的指出批評的範圍，並且積極的舉出批評的標準。他的標準有六點，於知音篇上說：

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別優劣見矣。

第一觀，就是體性等篇的言論；第二觀，就是駢辭等篇的言論；第三觀，就是通變等篇的言論；第四觀，就是定勢等篇的言論；第五觀，就是事類等篇的言論；第六觀，就是聲律等篇的言論；評文要是能夠注意到這六觀，文學的內容與形式，可以說已經都顧及到，而且也不是「無的放矢」了。

第三節 批評家的修養

文學批評並不見得比文學創作容易，因為批評家常常站在指導的地位。所以欲想批評文學，是非有相當的文學素養不可的。不然不是隔靴搔癢；便是譴陋可哂。所以彥和於知音篇說：

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澗，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知欲做文學批評，是非要博聞廣識樹立了文學上的基礎不可；然後再不犯「貴古賤今

批評論

四六

「，『崇己抑人』，『信偽為真』等弊病，那自然就能達到『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的地步了。」

第六章 文體論

第一節 文體的淵源

自魏晉以來的一般文學家，對於文學作品已經有了更具體一些的认识：於是便注意到文章的體製。自曹丕分爲四科起，陸機、摯虞、統諸人，分類日繁。到了彥和之作文心雕龍，對於文體的區分，就更爲詳密了。不過曹丕說：「夫文本同而末異，」可見文體的區目雖繁，而仍是有着牠的本源的。那麼各種文體的淵源如何呢？這在彥和的論列，是比較詳嚴的。宗經篇說：

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

論說類雖然又分爲議、說、傳、注、贊、評、序、引等細目，而其本源仍然是易；詔策類雖然又分爲命、誥、誓、令、制、策書、制書、詔書、戒敕、教等細目，而其本源仍然是書；以聖賦、頌、箴、祝等，無論分析得怎樣細密，而其本源也仍然是經。我們固然不能由此而斷定各種文體盡源於經；但大體上說，經書爲各體之緣起，尙不至有大錯

的。

第二節 文體的類別

文體的分類，豈不是止分爲四科的，陸續便分得較多。塾廬的流別，則分目益繁。而鄭統的文選，區別文體爲三十九類，分析便覺詳細的多。到了彥和的文心，其區分文體，大綱有三十四，細目竟有一百，分類就更較詳密了。文心中自辨騷以迄書紀二十一篇，都是論述文體的，茲將其大綱及細目，臚列於後：

騷

詩·頌（四言）言 三六雜言 離合 回文、聯句）

樂府（鼓吹 歌 挽歌）

賦

頌，讚

祝·盟（謹祝 請咎 祭文 哀策）

銘·箴（碣）

誄，碑

哀·弔

雜文 (對偶 七發 連珠 典 誓 覽 略 篇 章 曲 操 弄 引

吟 諷 謠 詠)

諧·隱 (謎語)

史傳 (策 紀 傳 書 表 志 略 錄)

諸子

論·說 (議 說 傳 注 贊 評 序 引)

詔·策 (命 詔 誓 令 制 策 書 制 書 詔 書 戒 敕 教)

檄·移 (誓 露 布 文 移 武 移)

封·牘

章·表 (上 書 章 奏 表 議)

奏·啓 (禱 事 封 事)

議對 (駁 議 對 策 射 策)

書·記 (表 奏 奏 書 奏 記 奏 箋 譜、籍、簿 錄 方 綱 占 式 律

令 法 刺 符 契 券 疏 關 刺 解 牒 狀 列 辭 誌)

以上所列的這個綱目，是大同於郭紹虞先生的排列，不過是有小異的。文心宗經篇說：「賦、議、誦、記、對、詩立其本。」「誦」顯係是一體。又卷和於樂府篇說：「昔子政品文

，詩與歌別。」他是很清楚詩與歌當有分別的。所以把「詩」下又加列「歌」一體。再詩韻下的細目，「共韻」本係形容「聯句」的，似不當列為一目；索性把牠取消。至彥和之不主張分文筆，本是他論文的重要見解之一。（後章詳論）分文筆既不是彥和的主旨，所以也沒有特別標明的必要。再說雜文諧隱兩篇，或韻或不韻，這樣截然的以文筆分之，也未免有點不合適。總之，我們對於彥和之區分文體，能够認識他的細密，清楚他的綱目，也就可以了。

第三節 文體的意義與變遷

彥和於序意篇說：「釋名以章義。」所以他對於各種文體，其解釋無不從意義的。如一詩者詩也。」（明詩）「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樂府）「賦者，賦也。」（詩賦）「頌者，容也。詔者，明也，助也。」（頌）「銘者，名也。銘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銘）「碑者，累也。碑者，埋也。」（碑）「哀者，依也。弔者，至也。」（哀弔）以至其他各體，大都是這樣解釋的。

彥和之論文體，不但是「釋名以章義」，並且是「原始以表末」的。對於各體之變遷，都有着論述的。茲舉詔策篇為例：

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詰誓，誓以訓

戎，誥以敷政，命唯自天；故授官錫虬。易之嬗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勳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紹近命，習察制也。

詔策一體，唐虞時曰命；三代時事兼誥誓；戰國時皆稱做令；漢朝又改稱制；漢初又將命析爲四品；將詔策一體的流變，敘述是很詳明的。

第四節 文體之體用

彥和對於各種文體之體用，也都有著論述的。茲舉詮賦篇爲例。

賦之一體，是做麼麼用的呢？彥和說：

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

賦之用處是明白了，但賦之體製，應該如何呢？彥和說：

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秣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

所以作賦的方法，是應該「麗詞雅義，符采相勝；」不當「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的。

夫然後才能達到「體物寫志」的目的呢。

第五節 文體之代表作的品評

彥和於序志篇說：「體文以定體。」一位對於各體之代表作家及作品，是都有著論述的。茲舉頌讚篇爲例：

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黨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嘉后；或擬清廟，或範駟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興章一也。至於班傳之北征西巡，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闕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爲精覈；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僞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擬，以皇子爲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亂體也。

各種文體都這樣的舉出代表作家及作品來加以品評，則各體之體製，就越發明顯了。

第六節 文體之相互關係

彥和之論文體又論到各種文體之相互關係。這以詮賦篇最爲明顯。詮賦篇說：

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發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爲之賦狐裘，結言擅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授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各號，興詩書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逸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

這是說明「賦」是源於三百篇的；其局勢擴大，則又成爲「楚辭」了。

文

海

論

九
四

第七章 文學史的雛形

郭紹虞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說：「在初期的文學批評，本不免與文學史相混。即如當時論文諸作，鍾嶸的詩品序可作為五言詩的演變史觀，沈約的宋書謝靈運傳論可作為漢魏六朝的文學史觀，而文心雕龍時序一篇，更是規模粗具的文學史了。」的確文心雕龍的時序，是一篇「規模粗具的文學史」。在文學批評的著述裏而來談文學史，這固然是不很妥當；但在古代缺乏文學史著述的時候，這確乎是一篇很可寶貴的材料呢！茲將時序篇，案時代分述於後：

第一節 唐虞夏商周文學

「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興敬，猗歎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選，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

第二節 戰國文學

「春秋以後，伊騫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騰騰。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益，殿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台之宮。孟軻資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馭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詭說，則籠置雅頌。故知曄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

第三節 兩漢文學

「爰至有漢，連接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鶴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於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驚，栢梁展朝譙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倪寬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補綉；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皋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藉，美玉屑之譚，清

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離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

「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然社篇賦誅，以免刑，班彪參奏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章疊雍，崇愛諸術，肄禮學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於國史，賈逵給札於瑞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垂青，輝光相照矣。自安和以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傳三崔，王馬張蔡，羈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學，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西都之賦，而樂公之徒，招集淺陋，故揚賜號爲驩兜，蔡邕比之俳儻，其餘風遺文，蓋莫如也。」

第四節 魏晉文學

「自獻帝播遷，文學遂轉。建安之末，阮字方輅，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瑄崇其老然之恩，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子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

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願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稽阮應繆，並馳文路矣。」

「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沈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搦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世以爲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

「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景文敷而騰翬。魏明帝垂賞，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廣以羣才之親，溫以文思之益，榆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羣短祚。簡文勃興，瀕乎澹，微言精選，兩滿元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衰殷之習，孫千之鑿，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元，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述邇，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於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

一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景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以下，文選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飈飈；重玄聯珠以明章；顏謝重紫鳳采；何范張沈志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

查和將唐虞以迄晉宋十代的文學，這樣予以概要的評述，可說是具有文學史的雛形了。要才略一篇，又是以時代為經，以人為緯的文學史；不過時序是雜論其世。才略是各論其人的。至於其論文體諸篇，那又可說是以體裁為經，以時代為緯的文學史了。總之關於文學流別的敘述，查和的文心，是很著可觀的呢！

文學史的雛形

第八章 文心雕龍的兩點重要申辯

在文心雕龍中，有兩點很重要的見解：一點是關於文以載道的問題，一點是關於文筆的問題；這兩個問題要是弄不清楚，是很可以左右查和文學批評的價值的。現在把他分述於下：

第一節 關於文以載道

劉勰和是不是主張「文以載道」呢？這在一般的研究文心者，多半認為他是主張「文以載道」的。並且認為這是他全書中最大的劣點，但有的人認為這正是爲了矯正當時浮囂的作風；也有的人認為他的「文以載道」，是一種託古改制；而研討最詳的，要算是郭紹虞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了。

他雖然說，「蓋劉勰之所謂『道』，誠指自然之道；」雖然說原道篇。「並不是申文以載道之意；故其所謂道當然指的自然之道。」但在那「似乎所言之道，也未嘗不可以儒家一家之道解之。」「是則雖謂重以載道之說，原於文心原道一篇，要亦未可厚非。」總設詞裏，已經可以窺測出他對於查和之所謂「道」，似乎仍是儒家之道的意思。不

但如此，他在另一節（詳見原書一六六頁）同樣引原道篇的話，而却認爲是「十足的儒家文學觀」。一方面既認爲原道篇「並不是申文以載道之意；」而一方面又認爲是文以載道；這不能不說是疏略吧！不特此也，他在論文學觀念復古之第一期的唐朝，尙且認爲是「文以貫道」，而不是「文以載道」。但在他認爲復古思想尙在萌芽時代的劉彥和，反倒已經成爲積極的「主於以道尙善」的了。這實在有點難以講得通，而且也不免誤解彥和了。

一般的研究文心者，既是有那樣的皮相之談；而郭紹虞先生的評論，又是這樣的糅雜失當；那麼我們對於文心中「文以載道」的問題，是不能不詳加研究了。

我們要想明了彥和的究竟是不是主張「文以載道」，那我們首先就應該明白彥和之所謂「道」了。

彥和之所謂「道」，究竟是指的什麼呢？是不是同於後世的「文以載道」之道呢？這在黃季剛先生的文心雕龍札記裏，要算解釋的最透闢了。

范文瀾先生的文心雕龍注引黃季剛先生的文心雕龍札記說：

物理無窮，非言不顯，非文不傳。故所傳之道，即萬物之情也。

又說：

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案彥和之意，以文章本由自然而生，故篇中

數者自然。如則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顯，自然之道也。」再則曰：「夫豈外飾，蓋自然耳。」三則曰：「誰其尸之，亦理而已。」釋其旨，甚爲平易。蓋人有心思，即有言語；既有言語，即有文章。言語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語；惟聖爲能盡文之妙。所謂道者，如斯而已。此與後世言「文以載道」截然不同。詳淮南王書有原道篇，高誘注曰：「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韓非子解老篇曰：「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邇之者也。……聖人得之，以成文章。」莊子天下篇曰：「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案莊韓之言道，猶言萬物之所由然。文章之成，亦由自然。故韓子又言：「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韓子之言，正彥祖所祖也。道者立名也，非著名也；立名故通於萬里，而莊子且言道在矢溺。今日「文以載道」，則未知所載者，即此萬物之所由然乎，抑別有所謂一家之道乎？如前之說，本文章之公理，無庸標揭以自殊于人；如後之說，則亦道其所道而已，文章之事，不如此故隘也。夫坳與之內，號物之數曰萬。其條理紛紜，雖人鬚髮絲，猶將不足方物，今竟一理以爲道，而曰文非此不可作；非獨昧於語言之本，其亦膠滯而罕通矣。察其表以爲說言，察其理初無精義，使文章之事，愈瘠愈削，寢成爲一種枯槁之形；而世

之爲文者，亦不復研究學術，研經真知，而惟此察言之尚。然則階之厲者，非一文以載道一之說，而又誰乎？通儒願寧人生平篤信文以載道之言，至不可爲李二曲之母作誌，斯則矯枉之過；而非通方之談。方來君子，庶無惜焉。

明查和之所謂「道」，即指的是「自然之道」，這可說是很確切的論斷了。我們既明白了查和之所謂「道」，那原道，徵聖，宗經諸篇，就不難迎刃而解了。

查和之所謂「原道」，就是本於自然之道的意思。明文章之成，即由於自然之道。「形立則章成，聲發則文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這完全是合乎自然之道的。

「道」既是一「萬物之情」，言「萬物之所由然」，惟「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這也就是「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的道理。所以我們欲明「原道」，就不能不「徵聖」了。

聖人既是深明自然之道的，所以他就能夠「盡文之妙」。於是就能夠作出「譬喻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無往而不利的好文章。所以我們要想作出合乎自然之道的文章，要希冀如「聖文之雅麗」，而做到「銜華而佩實」。那我們當然要「徵立言」了。

提到「徵聖立言」的話，在郭紹虞先生又有點解釋錯誤了。他在原書二二五頁說：

「一則後人之文亦正所以明其道或載其道；那所明的或所載的便成爲儒家之道了。」

所謂「徵聖立言」，就是考諸聖人爲文之道而來立言的；並不是代聖賢立言的。聖人爲文是合乎自然之道的，所以「徵聖」，也不過是爲了立言合於自然之道罷了。以故程和說：「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這豈不是「一文以載道」呢？

爲了表明文原於自然之道，所以要「徵聖」；而聖人之表見在經，所以就又不認不「宗經」了。「徵聖」係就人立言，「宗經」乃就著述而論；實則是一樣的，都不過爲了彰明文原自然之道罷了。

聖文之表見既在於經，所以經文是「制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是「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這完全是合乎自然之道的。所以彥和在宗經篇說：

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

所以要是文能「宗經」，是照够做到入情入理，有采有聲，文質彬彬，合於自然之道的英文了。

爲了推求文章之成立，而作「原道」。自然之道，惟「聖人得之」，所以又作「徵

聖」。聖人之表見在經，於是就又作「宗經」。這完全是一貫的爲了要暢達文原於自然之道的理論的。

彥和不但在原道徵聖宗經諸篇對於文學自然的主張有着詳切的發揮，而在序志篇更有着扼要的說解：

去聖久遠，文隨解散；儻人愛奇，言貴詭誕，以經尚書，文雖難從，離本彌甚，將遂訛濫。

他見到當時的文章，太情偽浮誕了，太重文輕質了，太不合乎自然之道了；於是乎就不能不推原立文之道而「徵聖」「宗經」了。

彥和既以聖文爲「銜華而佩實」，當然對於聖人是極端的景仰了。但是若因了夜夢仙尼的一點夢話，竟認爲彥和是主張「文以載道」，那有點近於笑話了！

第二節 關於文鑑

一般的批評彥和者，以爲他的最大的錯誤，就是文鑑不分。這在辨別文學體質比較詳細的齊梁時代，看起來似乎是很有道理的；不過仔細的研討一下，這完全是一皮相之談，沒有真的認識彥和的。

要想明了彥和對於文學的當分不當分，就應該首先清楚地對於文學的意義。

在普通文學的定義裏，已經詳論過。查和論文學的形式裏的一個條件，就是要有聲韻。明白了這一點，查和的文學論就不難曉得了。

總術篇說：「今之常言，有文有聲，以爲無韻者變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看他這「今之常言」「以爲」及「別目兩名，自近代耳」等口吻，就可知道查和是不認爲外文筆的了。

他探究立文之道說：「至於林類詩書，則如琴瑟，泉石歌韻，和若球璽；……聲發則文生矣。」夫詩書與萬物，凡其音韻相協的，都合於文的條件的。在「無韻之物」的文，尙有音韻的條件；在「有心之器」的文，豈就沒有音韻呢？所以他說：「音以律文。」在一篇文章裏，和協的聲韻，也是必要的條件呢！

他既主張凡爲文章就應該有聲韻，那麼以有韻無韻來論筆當然也是感到興趣的。不過爲了時人這樣的分文筆，是又不能不明白的表示他的主張的。於是在總術篇說：「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翰；……筆爲言使，可強可弱。』既屬翰藹，當然就是所謂『文』了。『文』係『有韻』是沒有問題的。『筆』雖然不同於『文』，但也不能說不是文之一類；不過他們有『強』『弱』之差罷了。即案聲韻一點來說：『文』當然是『有韻』的了；而筆呢，顏延年說的好：『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筆雖然不能像『文』那樣的注意聲韻，但也絕對不應至於『無韻』所以以『有韻』『無韻』來分文筆，是

未合於立文之道的。

查和之不主張分文筆是無疑的了。但是爲什麼金書中又屢屢提到文筆；甚至似乎也有區分文筆的意思呢？這我覺得有下列幾點道理：

總術篇說：「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是知他的不贊成分文筆，顯係是對了以「有韻」「無韻」來區分說的。如果劉勰元帝金樓子立言總的論文筆，「至如不便爲詩如園鳥，善爲軍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混謂之筆。吟賦風騁，流連良思者謂之文。」這樣以性質來區分，成何其他不違反立文之道的來區分文筆，查和未始不贊同呢！因爲他的文心，辨於文屬可稱最爲詳密的。陳鍾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說：「於當時文筆之辨，不盡從同。」可說是很有見地的話呢！

文心雕龍一書，是嚴隙詳覈，條理細密的。查和自己也說：「按辨文筆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可知此書對於文學的各方面，是差不多都論到的。至於當時文壇上最倡行的文筆之分；查和雖然不贊成，但是也承涵了的。所以他說：「譬乃論文敘筆，則固別區分。」如果定要在他的書中尋求文筆之分，也未始不可區分的。劉師培說：「雕龍隱區文筆二體，」是有着相當的道理的。

在文心中提到文筆的地方，有的是可以看做泛論文章的文學術語用的。如鳳骨篇：「羣才韜筆。」銘箴篇：「草創編錄。」章句篇：「裁文匠筆」又「若夫筆句無常。」

風骨篇：「唯蕩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凡此之屬，對於文筆，看來祇是泛泛的稱用，並沒有什麼界限的。有的也可以看做隨俗而區分的。文筆的區分，在當時本來是倡行之事；所以彦和在論文的時候，也就不免流露出這樣的品評。如檄移篇：「鍾會檄蜀，微驗甚明；桓公檄胡，觀繫尤切；並壯筆也。」章表篇：「左雄奏議，臺閣爲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並當時之傑筆也。」奏啓篇：「奏之爲筆。」書記篇：「漢來筆札，辭氣紛紜。」時序篇：「度以筆才逾觀。」才略篇：「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思銳於爲文。」又「長虞筆奏。」凡此之屬，看來都是從俗來評論的。不過地評庾亮又在章表篇說「度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往載，序志顯類，有文雅焉。」而更在才略篇說：「度元規之表奏，雖密以閑暢。」而評孔融也在章表篇說：「至於文學之庶幾，氣揚采飛。」既以文筆來品評，而又以「文雅」「嚴密」「氣揚采飛」來論筆；可見彦和之辨文筆是「不盡從同」了。所以我們不能以一點點形似同於當時文筆之分的品評，就來說彦和是贊同當時的文筆之分呢！至於體性篇，「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章句篇：「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總術篇：「文場筆苑，有術有門。」這又可說是泛論區分文筆的話了。

總之：彦和是主張文學自然的，文質並重的，「晉以律文」的；所以他之不贊成當時的以「有韻」「無韻」來分筆，正是要貫徹他的文學主張的。既揭棄了他的文學主張

文心雕龍的兩點重要申辯

七〇

，又要來辨同當時的文筆之分，那就要落到「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了。一般的人云亦云者，祇批評他的不分文筆為錯謬，而不想問其所以然。誠如彥和所說：「可謂鑿而弗精，既而未發者也。」

第九章 文學與時代

文學是時代的反映。這種關係，在周秦兩漢的時候已經見到了。孟子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詩大序上說：「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孟子說：「世衰下，無貴文學，是不可不知其人；欲知其人，更不可不知其世。」詩序說：「文變於時，而風靡乎俗。」這道都能够表明文學與時代的關係。到了論文學家與時代的關係，說得更明白斷了。他在詩序篇提要說：「詩有變風，實三代變。」這道說：「詩有變風，實三代變。」完全由時代的移易，時代不同，文學自異。他原本此以論歷代之文學：

昔在陶唐，德盛化醇，野老歌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詆之歌。有詩有歌，歌學民職，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萬民，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受命，郊獻作頌。漢姬文之德盛，周南動而不怨；大王之化醇，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詩文雅，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腐，百家飄散。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益，嚴於齊魯；騷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

莊衢之館，楚廣蘭台之宮。孟軻賓館，荀卿望邑，故樓下屋共濟風，蘭閣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譽，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無宜雅頌。故知暉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舊俗也。爰至有漢，運接歷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體律草創，詩書未遠，然大風鴻鶴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於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沉，亦可知己。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奮，柏梁展朝譙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賞倪寬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補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景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幽蘭石渠，暇豫之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設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鑿成，降意圖籍，美玉屑之譚，清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讎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誄以免刑，班彪參奏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章疊耀，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於國史，賈逵給札於瑞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潛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以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

。器落鴻儒，才不特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發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揚賜號爲驪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靡如也。自獻帝播遷，文學遂轉，建安之末，區守方輒，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兼善辭賦；陳思以公子宗，下筆琳瑯；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他宜委質於漢南，孔融命於河北，位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祖結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屬辭之業，文蔚林伯之儔，子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帷席之上，灑筆以成辭賦，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教俗慙，並志深而氣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至嗣帝變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嚴崇文之觀，何遜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願盼合章，勳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稱阮應繆，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景文克禘，並跡沈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庶，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孫毓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爲連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元皇中興，披文述學，劉刁體吏而寵榮

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秉哲，猶好文會，升諸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諧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檢其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徵書精潤，垂清元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衰頹之弊，蔡子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元，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連邇，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興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以下，文理益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飄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

看他論歷代文學，一則曰：「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再則曰：「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三則曰：「故知文變興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文學與時代的關係，可說是徵證詳覈，明確不移了。

第十章 文心雕龍的研究

南朝的文學，是競尚雕飾趨重駢麗的；因之此期的文學批評，也不免側重在音律與尖藻等。駢麗的文學，是遭後世古文家或道學家的攻擊和反對的；因之則較重在文學形式的文學批評，也就易於被人輕視了。這一部空前的，偉大的，文學批評的專著——**文心雕龍**，就是適逢這種厄運的。在當時既是一未為時流所稱，「以致弄到「負書候約，」——狀若貨鬻。」到後來更遇到「文起八代之衰」的轉意，主張「文以載道」的周敦頤，則此書就更被擯棄了。

文心雕龍在唐朝雖然遭受一般古文大家的擯棄，但幸蒙史學大家劉知幾的賞識。他在史通自叙裏說：「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味圓通，家有詆訶，人相倚據；故劉勰**文心**生焉。」認為**文心雕龍**是一部評論各體極切當而需要的著作。在宋朝雖然是盛倡「文以載道」，居然也竟邀大詩人黃庭堅的重視。他說：「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當時則更有注解**文心**的幸處信的**文心雕龍注**，祇因其書早已亡佚。這樣一部「體大思精」文學批評的偉著，僅僅得到二三文士的注意，實在也太可憐了！怪不得劉彥和喊「知音其難哉」了！一直到了有明以

後，這書偉著，才漸漸的被人認識了。

在明代，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楊慎批點的文心雕龍。案康熙三十四年武林書坊抱青閣刻本，又兼刻明張塘洪吉臣二家的合注。其次有梅慶生音注的文心雕龍。此外尚有王惟儉的文心雕龍注。案此書見於王惟儉的史題序。序文上說：「余既注文心雕龍畢。」爾賈叔琳的文心雕龍註例言上也說：「後得王擢仲。（案惟儉字）本，援據更爲詳核。」可知此書已刊行，惟筆者尚未見。到了清朝，研究的人就更多了。其最著者要屬賈叔琳的文心雕龍註了。惟注釋多出於門弟子之手，實多欠妥之處。此外有紀昀的文心雕龍註評，張松孫的文心雕龍輯注，金鈺的文心雕龍補注，四庫全書考證中的文心雕龍考證，文心雕龍輯注考證等。近來又發見郝懿行注的文心雕龍，聞藏清華圖書館，惟筆書尙未見。至若清代大儒章學誠，錢大昕何義門等，對於文心也都是特別致意的。而劉毓松的書文心雕龍後，雖屬短篇，但考證咸晉年代之精覈，也是不可多見的。舉斯卓卓，則有清一代對於文心的研討，也就可見一般了。

近代以來，文心一書，經章太炎劉師培等特別重視後，則研討者就更漸其多了。李詳有文心雕龍補注，黃侃有文心雕龍札記，案札記於文心頗多闡發，論多允當。此外尚有吾師范文瀾先生的文心雕龍注，徵引繁博，注釋精詳，間有關發，頗稱明切；可稱的起是劉氏的功臣了！至於一些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的著作，大都要提到彥和的文心的：

而論述較詳的要屬郭紹虞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和吾師羅根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了。還有關於文心的單篇論文，也很有幾篇可觀的呢！

綜觀彙和的文心，在當時以迄明以前是很少有人注意的，不過自明朝以至近代研究者是頗不乏人。但一詳考一般的研究者，大都致力於注疏；有的漫作簡單的評語；有的考證其字句；有的作一些札記；這不能說於文心不是重要的研討，但是對於文心分析而歸納，整個的系統的詳細的加以研究者，則尚不多見。——雖然在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中有着那章節的論述。章學成在文史通義裏說：「文心雕龍之於論文，專門名家，勦爲成書之初祖。」文心雕龍即是一部偉大的創始的文學批評的專著，而研究者竟沒有一部專書去詳討，則實在有點太對不起我們的論文專家劉彥和先生了。愚不自揣，將文心整個的詳細的分析而歸納的加以研討，對於這一部文學批評的專著，來寫了這一冊研究的專書；至於批評的是非，更有待於博雅的正呢！

文心雕龍研究

七

第十一章 結論

中國的文學批評，到了南朝才有着專門的著述。但是那數陳詳盡，校勘扶疏，彌綸羣言，闡發精微者，要首推劉彦和的《文心雕龍》了。《文心》是彰明了文學的性質，詳討了文體的類別，樹立了文學的原理和原則。對於鑑賞，能够拈出其要點；對於創作，立論周詳而適切；對於批評，更能詳陳其利弊。以至文學的各方面，是都有着論列的。所以《文心雕龍》堪稱是一部空前的文學批評的偉著了。

《文心雕龍》裏雖然顯示着不滿意於當時雕琢的作風，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而竟認為劉彥和是一個積極的文學革命者。他在《序志篇》說：「擘肌分理，唯務折衷。」這是很明白的表示出他的立論的態度。他雖然主張文學應該力求自然，但是並不是完全不用藻飾。所以他在《原道篇》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而又在《序志篇》說：「古來文章，以雕緝成體。」文學固然是應該雕飾了，但是也並不須要刻意的雕畫。所以他又在《夸飾篇》說：「使夸而有節，飾而不經，亦可謂之懿也。」他雖然注重文采，但並不因之而忽略了本質。所以他在《通變篇》說：「斟酌乎質文之間。」《情采篇》也說：「使文不滅質。」《文心處處，差不多都表示着這種折衷的論調的。由是我們是絕對的不能稱劉

結

論

彥和爲積極的文學革命者；而祇能稱他爲消極的文學革命家的。但這樣並不是有損於彥和的聲價的；因爲在文學史上文學革命的倡導者大都是如此的。最顯著的如胡適之的倡導文學革命，他的創作嘗試集，根本就如放了足的小脚婦人似的，並不是怎麼澈底解放的。在齊梁競尙縟靡的時代，彥和獨抒所見，倡導自然，文質兼重，來修正當時的文體，這是文學革命的先驅者必走的途徑。所以他的消極的論調是當然的。

文心雕龍雖然是一部空前的文學批評的偉著，但我們却不要以爲中國的文學批評就止於此。他所建立的文學原理和原則，不見得完美而盡合於現代；他所評論的作家和作品，不見得都很確切而的當；所以關於文學的理論，仍須要精密的研討；關於作品的品評，更須有重新的估價。我們千萬不要存「古已有之」的心理而「故步自封」。我這裏來研究文心，不過是表明它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價值罷了！

孔子評詩，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對於文心，我雖然已經分析而綜合加以詳細的研討，但也深願下一扼要的評語。章實齋以爲文心是「體大而膚周。」賈叔琳以爲是「斯文之體要存焉。」但我覺得文心之所論列，雖然不能說是十分的美備，但也相當的周密；至於詞藻的流美，則更是俯拾即是。所以我就用了彥和評張平子的話，可稱的起是「膚周而藻密」了。

本書參考書目

鍾嶸詩品

姚恩康樂音

李延壽南史

劉知幾史通

歐陽文忠公集

章學誠文史通義

紀昀四庫書目提要

劉師培中古文學史

本書參考書目

本書參考書目

章炳麟國故論衡

賈叔琳文心雕龍輯注

學群文心雕龍補注

賈侃文心雕龍札記

范文瀾先生文心雕龍注

莊述文心雕龍題注

陳鎮凡中國文學批評史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

羅根澤先生中國文學批評史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初版

文心雕龍研究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四元整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朱 恕 之

印刷者 南鄭縣立民生工廠

經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南鄭支社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